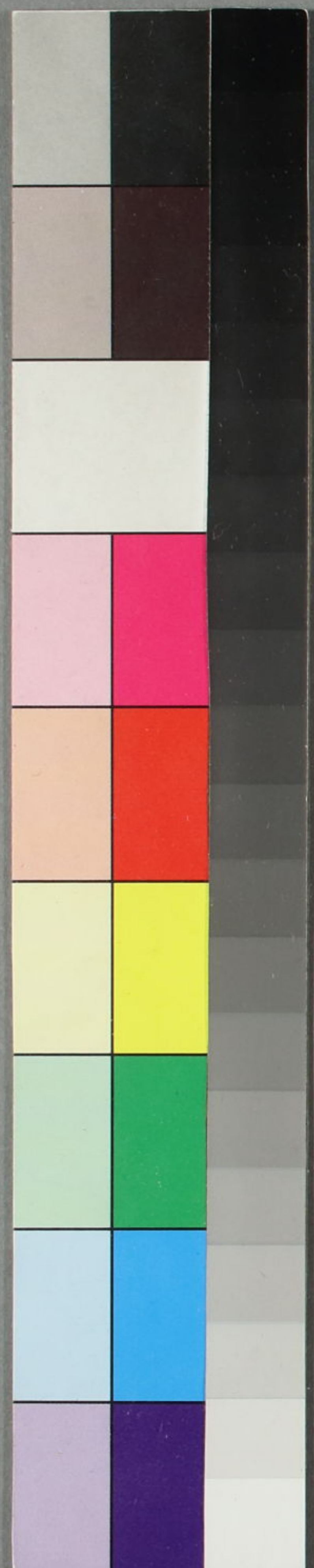


諸子彙函



門 二 13
號 97
卷 18

諸子彙函卷之十四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叅訂

黃石子

黃石公。此上授漢張子房書著素書因晉時盜發子房塚得是書三略乃傳之兵法者

○○○原始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

顧東江曰提綱

諸子彙函

卷十四

黃石子 原始

羅念菴曰體貼
五段精切

江荆石曰以本
字總道德仁義
禮

顧東江曰時至
德機是妙用

其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
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所以成功立
事。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
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故賢人君子。明於盛
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
就之理。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
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以成絕代之功。如其不
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揚於後世矣。
孫月峰曰。聖賢脩身行道。不過如此。

○○○正道

黃石子

鹽古曰人後
人豪人傑皆自
禹也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才足以
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
智足以別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
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臨難而
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趙浚谷曰。東坡論留侯。起卽云古之所謂豪
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又云。安知其非秦之
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

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此東坡深識此
老又心賞是書而發之耳不然何論此房而
乃及黃石公也

○○○求人之志

黃石子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相惡所以釀禍省酒
戒色所以無汚避嫌遠疑所以不誤博學切問
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脩身恭儉謹約所以
自守深謀遠慮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顛
近忠篤行所以接人任才使能所以濟務彈惡
去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揆後度
所以應卒設變從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
無咎愾愾梗梗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王公度曰以上
未歸漢王夫以
于已輔漢事業

去。黃。世。以。生。勝。華。古。鍾。今。酒。又。不。源。米。得。對。也。
出。中。然。皆。酒。以。對。人。計。大。刺。諸。酒。以。齊。新。戰。惡。
自。牛。之。其。氣。祖。以。不。報。賊。士。女。並。其。也。
祖。以。高。濟。游。言。酒。以。和。米。恭。命。藍。飲。酒。以。
來。色。祖。以。無。奇。甚。難。製。藥。酒。以。不。貽。財。上。酒。
醉。酒。禁。俗。祖。以。制。累。時。非。財。惡。德。以。寧。家。
。未。人。之。志。

黃石子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脩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吉誠。明莫明於體物。潔莫潔於謹身。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人。圖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王龍谿曰篇中制事之方可身之要先後之機剛柔之由進退之權賢否之別成敗之數

王公度曰以上
合請封齊王等
事以干合封問
辟穀等事書中
所以教子房者
至矣

王蘅齋曰論中國平之天下民之憂民者
。其言莫若此。出於心而見於外。其言莫
。如斯。其言莫若此。其言莫若此。其言
。莫若此。其言莫若此。其言莫若此。
。其言莫若此。其言莫若此。其言莫若
。此。其言莫若此。其言莫若此。其言
。莫若此。其言莫若此。其言莫若此。

黃石

黃仁子

以明示下者闇。有過不知者蔽。迷而不反者惑。以言取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謬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近色遠賢者昏。女謁公行者亂。私人之官者浮。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畧已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以小過棄大功者損。羣下外異者淪。上下相違者毀。上下相怠者無功。

薛方山曰高祖
力臣善終者少
扣未見是書耶
若子房獨得是
書之妙矣

○○○安禮

黃石子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饑在惰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貧在棄時。上無常躁。下多疑心。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近臣不重。遠臣輕之。自信不疑。人自信不疑。人狂士無正友。曲上無直下。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賢士去。召不歸。國亡之先兆。君行善政。賢臣先出。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國將霸者士

姚大章曰此以上以鑒秦之論

唐荆川曰十句
俱驗語

先歸邦將亡者賢先避地薄者大木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危者大禽不棲木蹶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棄土取石者盲手質虎皮者辱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主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民無信國者民困國殘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亡者臣先敝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與亡者慎將來惡其跡者宜須避畏危者安與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

唐荆川曰十句
一喻二正相配

王陽明曰五件
括一部素書

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務會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重可使守固不可使臨陣貪可使攻敵不可使分陣廉可使守主不可使應機五者各隨其才而用之同志相得同仁相憂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勝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哩違釋已以教人者逆正已以化人者順逆者難從

方明齋曰凡十
六同而參差中
自整

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詳體而行。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王鳳洲曰。圯上老人書詞。瞻而意真。非徒授子房。實授萬世爲治之要也。

上畧

黃石子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識者言將來之驗也。柔者示之柔。以制其剛也。弱者示之弱。以固其強也。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未末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

宋潛溪曰。莊子綽約柔乎剛強是也。

宋潛溪曰。兵法藏於九天之上。

黃石子

黃石子 上畧

言二
潛於九地之下
是也

王鳳洲曰此見
兵家卷舒一隨
乎時

解大紳曰信略
使民文武一道

賊明御日以相
隨相救為巧

李西涯曰此下
祭衆心

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
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
者。為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少有能
待其機
者。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
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
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議曰。能柔能剛。
其國彌光。能柔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
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純用柔純用弱則其
國必然衰削純用剛
純用強則其
國必然喪亡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監。

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
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軍國之要。察衆心
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
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
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性貪者
則豐而
富之。願欲者則順而使之有畏者
隱之。使勿出有謀者近之。使籌畫
者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
今人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服之。
去盈滿者則減損之。欲歸順者則招徠之。獲固
已復從者則全活之。願降附者則解脫之。

李西涯曰此下
施百務



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
獲財散之得堅固之處則守之得險阨之處則
割以與人得土地則裂以敵動伺之敵近備之
卦人得貨財則散以濟人敵動伺之敵近備之
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緩之敵悖
義之敵睦携之順舉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
四網羅之吾順人心而舉事則能挫敵之威吾
思敵虎實之勢而出言則能破其衆
聞放蕩之言則過譎之恐惑衆也招賢得而勿
延土當張四網而羅取之欲致其用也得人財則當
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散勿以為已
有取人之所居勿安於所守拔人之城當以為
速勿用久敵已立君而主社稷勿用來而取為

崔仲晃曰祀先
以服本撫下以
安國見不可明
於此而聞於彼

陳明卿曰上以
司牧非主戰也

韓貫道曰此知
先王九經之道

諸子素論

卷十四 黃子 上卷

七

者則已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彼為諸侯已
為天子使臣自保令士自處世能祖祖鮮能下
下世之人君能以尊祖之祀祀其祖祖祖為親
少有能以撫下之道字其下者
下下為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歛不
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
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
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
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去用兵之要在
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

不遇此

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制
下之力并而所敵之國削而敗夫用人之道尊以爵
賚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
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
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味使
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
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
及已也故主察異言乃觀其萌主聘儒賢姦雄
乃適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燕安士乃得實

張公實曰此典
起與士卒同甘
苦是也

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夫人心德乃洋溢

陳明卿曰骨節皆按天行

○○○中畧

黃石子

王槐野曰首陳
三王五帝之化

王槐野曰此陳
王者之化

陳曰沙口觀于
伯功而知伯
之分矣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
若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
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
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
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
闕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
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伯者制士以權結士
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

李西溫曰智勇
含意四者皆可
使領用之何如
耳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
成凡出軍行師為將者在自專其在若進若退而君自內御之則功難得而成矣軍
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
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
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微權權之微妙者也軍勢曰
無使辯士談說敵矣為其惑眾無使仁者主財
為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
士卜問軍之吉凶亦恐其惑眾也軍勢曰使義士不以
財使有義之士當以禮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

樓迂齋自縱結
重勢敗段

不為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
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
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
人臣若威多震主則身反顛蹶矣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
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
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
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眾同好惡然後加
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詭奇無
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詭奇謂謀之詭詐奇異者陰計

黎維敬曰此維
陰侯難京而述
于漢高者亦權
重若之鑑也

韓方山曰此伯
功不乃王道

謂謀之秘密者機事不密則
害成故陰計可以成功也
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
其權也人君奪其威廢其權不令總兵柄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
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
悅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威權一與而
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
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畧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
此謂霸者之謀畧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畧
之勢也故勢主秘焉故權勢之主秘而不肯洩焉

王鳳洲曰叙次帝皇王伯叙次軍勢後來一
開一間愈轉愈嚴中畧承上畧起下畧也

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其國弱
六合同求賢者危之階也賢者危之階也
則國非強者危之階也賢者危之階也
威之微也生去而後賢人之政降火以體
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
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於民
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其國弱
六合同求賢者危之階也賢者危之階也
則國非強者危之階也賢者危之階也
威之微也生去而後賢人之政降火以體
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
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於民
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其國弱

敵國之亡者非其力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
 位以顯其功也
 況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能威權一而而
 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
 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畧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
 開一聞愈轉愈艱中畧本上畧次下畧
 王鳳陽曰除大皇帝王位大軍特將第一

下畧

黃石子

李崆峒曰湯武之師是也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
 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
 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
 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
 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
 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微微者危殆之階梯乖者亡
 威之徵乖如獲生去而微微于去而股亡是也賢人之政降人以體
 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

李崆峒曰與孟子以力假仁者謂以德行仁者于一意

謝子齊曰開其
學而解其德
也

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
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
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
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
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
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
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
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
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遇

楊升菴曰又別
原於聲

楊升菴曰此又
樂格法

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
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
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
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
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決
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已得人德之路也使
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道之化者政教出
化人之道也
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
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

陸廉伯曰上伯則從此不易之理

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千里迎賢其路甚遠。招致不肖之人其路甚近。言賢者難求而不肖易致也。是以明君舍不肖之在近而迎賢者於千里之遠。故能全功。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眾善至。眾疑無定。國眾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

王老給曰清山之士止重一禮節義之士止道一道名士名言

陽升菴曰又引原治篇中

使怨治怨。是謂逾天。使讎治讎。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使怨者治怨人其禍遂不可救。是謂逆天之理。使讎者治讎人其禍遂不可救。當清其心而無一毫私欲之樂。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眾惡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脇。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致節義之士脩其道。然後士可致而民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

楊月菴曰又引
原始歸末

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
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
人臣之位德合於已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
而名揚於後世聖主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
篡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澆燭火
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
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
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
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

謝子喬曰此章
傑不比正道篇
末

姚大平曰賢奸
不共國邪正不
相容古今一律

敢失道喻人不可無道有豪傑秉職國威乃弱
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
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
足國乃安樂豪傑之人秉持百官之職國之威
勢乃衰弱而不振矣殺生之權在
豪傑國之威勢乃窮竭矣豪傑低首而不敢專
權恃勢國祚乃可長久殺生之權在人君國家
乃可安寧農工
商賈謂之四民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
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姦集聚
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傷賢
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

王陽明曰一絲
合結三略

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
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民乃思散
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利一
人而
害百人則民去城郭而不害矣利一人而害萬
人則國中思欲散亂矣去一人而利百人則人
人思慕恩澤矣去一人而利萬人則國政不故於危亂矣
王鳳洲曰下畧篇不止三層之精奧直陰符
三十篇注疏也合觀之且見九天九地又見
文家之變化

雲陽子

姓陸名賈楚人以客從漢高帝定天下拜
大中大夫所著書號曰新語其直識宏議
為漢儒
自唱

○○無為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
虞舜治天下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
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
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
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

丘垤山曰一石
一篇貫頭

張玄起曰看此
舜與周公微有
侵劣

芝鹿門曰鋪叙秦事便

喬悅曰以下就君子身上說規諷當時語溫而意懇

為也。乃有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歛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矣。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懼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

蘇東溪曰法令不如教化輔非末有

唐荆川曰可善可惡教之使然也

謝元胡曰歸結于君身上有反伏叶字之意

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溼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草木。一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雖一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

王鳳洲曰此言舜與周公無為而天下治秦

人法煩而天下亂總論爲治當尚寬舒以舜
與周公爲法以秦爲鑒耳

○○辯惑

襄陽子

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

王守溪曰先犯
有若存个君子
直道而行見此
等人不肯阿意
徇人後方說到
邪佞易惑上血
脉相觸精神
真

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
不合於意遂逾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
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衰公之意爲益國
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
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爲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
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
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上衆夫邪曲之相衛也

王鳳洲曰寧折
有信文更執巧

坦密若龍曰叙松
馬高

橈之相借缺一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
說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
何以黨輩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
石沉木堊邪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
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
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
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後行王曰丞
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
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

莊定山曰上段
言奸黨蔽君此
言正直難信

雋思曰奸黨
成臣言去損
可爲異心

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
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令
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
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
與詹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
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斧
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
衆夫流言之竝至雖真聖不敢自安况凡人乎
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聖

臣東萊曰大有
威既受有呼
駭訕之注

王處州曰西
折

之化罷雲霧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
暴天下之濡涇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
王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奸臣賊子之黨解釋安
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
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闇臣亂衆邪在位政道
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丘之歌傷無
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
無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
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

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綱詩云有斧有柯
何以治之也

丘嫂山曰此篇說見在難分讒邪易惑存人
主辨之而若此世道令人擊筑燕市剛歌
水涕泗交沲

○○○慎微

雲陽子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頽淵
 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顏淵
 道施於世而與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
 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棄
 二親捐骨肉經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
 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
 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
 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

湯升菴曰秦以
 弊於徐福入海
 求蓬萊不死
 之藥不還時漢
 武帝其時故以
 為之君遇之

茅廣口似漫
武功則可爲據

王鳳洲曰抱朴
子云求仙者當
以忠孝和順仁
信爲本若但務
方術終下得長
生也乃知求神
仙而不思建功
立業誤矣

卒三千征敵殺衆以報大讎計逾亂之君絕煩
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死夫行仁商賈行
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
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
華亂毛髮登高山食木食視之無優游之容聽
之無仁義之歸忽忽若狂癡推之不往引之不
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
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寤言而獨寐可謂避
世非謂懷道者也

王鳳洲曰昔漢武好神仙有上元夫人三天
上元之官謂武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士登
山祀神亦爲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
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截身之刀鋸刻命之
斧斤雖志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性
而自勞乎誦此言乃知求神仙不如建功立
業彼有金丹玉液控鶴餐霞雞鳴天上犬吠
雲中者不必論而沙丘五柞祇爲天下笑耳
世主之甘心焉者可不省乎

吳康侯曰首二句一篇目頭

張東沙曰材木以大而成大用亦資牙之通顯立喻親切有味

何鼎狀曰韻語

○○○資質

雲陽子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
夫梗稱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
溪谷之傍立則為泰山眾木之宗仆則為萬世
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
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
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蟲蝟不能穿水溼不
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強無膏澤而光潤生不
列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

至南江口清溫
美不厭其多

蘇紫溪曰材木
阻于隘塞然幸
腐朽不如道旁
枯樹土不遇
早或收何似

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開梁及隘於山阪
之阻隔於九坑之隄什於鬼隹之山頓於宵冥
之溪樹蒙龍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崿而不開
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
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
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
彊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累累估屈委曲
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
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

見湖日識
賤小人之見
錄快心

王璠山曰轉得
有作

魯康六曰下言
白費太良不為
此言文極得心
也

清子集

卷十四

書子資

二十九

治罇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敷以明光上備太牢
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酒
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官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
鼻芳故事閉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
則揚處地梗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
力井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為宗廟
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挈
嗥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禹臯之全
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

大言曰扁鵲
不見於子衡官
之奇不見用子
與此丘之隱伏
志三人事雖
不其不過一

者才之不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位之重者，輔助者，彊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韋斯之謂也。

胡雅唐曰：三敗
或信類和形或
援引作証注意
愈甚愈妙

馬利侯曰：借參
形生奇思超除

也。昔宮之奇謂魯公：「畫計欲辭晉，獻公壁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隱伏於嵩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規

景泰曰連環
錯妙

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王鳳洲曰。此篇言人才之通塞有數。惟人主不明故賢者棄逐。不才者通顯。其借喻俱照出正意。所謂喻而非喻。真而非真者。至叙事空闊總說關鎖尤高。

○○○至德

雲陽子

雲陽子前言
至德之布下言
有德之教

夫欲建國彊威。辟與闢同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士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音懷道者衆。歸之恃形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創畏之則去。其威故設形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

雲陽子前言

卷十

雲陽子至德

三

西山三書

三書

三書

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利。長

三書

三書

三書

幼異節。上下有差。疆弱相扶。大小相懷。倉卒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仗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轍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讎。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歎而傷之。是三君皆疆其

王鳳洲曰王意
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

之師也

王鳳洲曰此篇言立功成名在得民治身不
在威武首及起方轉正說其議論國政民生
文機通徹流動如珠走盤而敘事得體尤見
大方手筆

〇〇〇懷慮

雲陽子

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
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缺一天下
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
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缺一於外據士子民治國
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
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
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
令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

蘇秦曰橫張
以二三敗可作
斷案

三才圖會
人專一成相筆
親力詳明

許子春日把
字必拾詩盡

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爲天下
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
仲相桓公誦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
心無欹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其君而屈
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
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故而諸侯靡故聖
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
一治而明一統也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
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

胡秋子曰文勢
層疊

舒國震曰辨駁
痛快

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彙先王之法
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
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
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
身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
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
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故氣感之符清潔
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
志定心平血脉乃彊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

者子雲例

卷十四

雲陽子懷慮

三

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蘇紫溪曰此篇言忠誠專一者成名三三詭隨者殆辱筆勢縱橫開闔抑揚婉轉如大鵬鼓翼天風迅發一息萬里筆力到矣

術事

聖陽子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于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其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地球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崑之山禹捐珠

王鳳洲曰首二篇命脈

移力脊已動運不若求之於身古不若及身有風如後玉是

洪武曰此引
是斷章取義

通西曰此引
省着正意

至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
迫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
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
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
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
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故良馬非獨騏驎
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
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
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德術蓄積

林見素曰象言
虛亂必折諸聖
讀書不必起仲
尼之門是叔說
耳

而不辭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
者待工道為智者說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
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
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
藥不必出扁鵲之方令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
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
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
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匹夫行之於田
未者求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

黃東發曰世俗慕古卑今溺於聞見讀此覺

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成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士

黃東發曰世俗慕古卑今溺於聞見讀此覺卑而易行令人遠慕之心灑然易轡者而轉換多關鎖嚴意味永似散漫而不散漫似齊整而不整齊古來有數文字

輔政

雲陽子

慈惠者以事
與杖作喻立柱
見和正忠義不
可不察

王陽明曰把弄
秦相比令
人思之耳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

秦鹿問曰此轉
更詳林字得回
處

臣曰其言
忍而不害
而取於生節
秦拒應無一字
處

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缺覆之禍何哉所任
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
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不久而缺持柔
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尚勇
者為侮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
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
可以說衆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
臣好為詐偽自增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
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

又公種米曾子駕羊相上不熟信邪失方察察
者有所不見恢恢若何所不容

楊升菴曰發端數語是大議論中有攻擊之
體後來言惡之所感則災異見善之所召則
歸慕遠又引周公為善之感殷紂為惡之鑒
句法矯健氣槩閒適

王鳳洲曰引春秋紀災異是治道失於下則
災異見引堯舜裁成輔相之功鑿鑿有據燬
煉尤為警發

火與日俱焚我非火也而火之焚我猶木之焚於火也
 王鳳陽曰民亦何足貴哉其言大然不順
 何哉穀野而粟聞獻
 魏某表又用周公為書之淵源極其淵源之
 韻對來言惡之也愚謂火與日俱焚而
 豈非赫曰發熱燥語其大端論中其文舉之
 豈有似不似形跡乎何則不亦為公方其
 又公對米會于燕許時上不應許張式式

明誠

雲陽子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周旋不可以失度
 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
 外况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
 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
 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蟲之類隨氣
 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
 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賢君智辟
 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聖人之理恩及昆

羅昆胡目人君
 一舉一動微有
 差忒則天降之
 殃以譴告之
 如下春秋六鵠
 退避三舍冬實
 是也

王守溪曰此聖人善道之感

姚大章曰從前議論到此方有印證而承上起下有力

楊慶堃曰此聖人明發無遺處

蟲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而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六鵠之退飛五石之所墮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鸛鵒來冬多麋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

舒國豪曰此段補足上意

胡秋宇曰越裳重譯正應前絕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古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見於彌漫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慕樂刑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身無遠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

國異俗莫下知
慕處

邵國賢曰未証
不明之效見一
舉一動不可差
忒不獨人主為
然

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遂微子棄骨肉
而亾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
可以致遠鄙者可以觀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
鮒出奔晉言鮒絕骨肉之親弃大夫之位越先
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履而食不明
之効也

王鳳洲曰此與首無為篇局度相似至借巢
與杖作骨子文便峻潔痛快乃知作文要引
證又要浩蕩勿拘拘牽纏死煞須把他事比

配將正意錯處微露玩弄出來為妙

金門子

姓賈名誼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後爲梁太傅著新書通達國體劉向剛定七十二篇朱子曰此誼平日記錄事也

○○服疑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則莫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莫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

何遜泉曰書未
否直爲然此篇
奇古

楊碧川曰誼政
事疏云人相

譬得為帝服倡
優下將得為后
備此皆憤昂節
不明制服之道
無法也

則以為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
尊天子。避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
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主下。而差貴
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
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
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
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食
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同。高下
則此品同。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卑人者品。此承

極升。卷曰天子
所以貴于天下
者其異處只是
名號權力事勢
等分別若等級
無異制服無法
三曰不降民志
不定則亂見名

禮之禍起矣

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同豐賤同。
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
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
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
知其勢。分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
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身已著。上下已分。則
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不幾
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見下不凌等。則上位
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姜鳳阿曰。誼生
漢文時分明口
擊心憐而發憤
于此言

林茂貞曰。誼是時諸侯工僭擬無度。故欲文
帝辨上下。立制度。平易典實。讀之令人愴然
真有開世教之文。

審微

金門子

王南溟曰。以名
言名理。發防微
杜漸之論。令人
心開。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
以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
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令於大亂。是
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而望。臨深則窺。人
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
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
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燒燭。弗滅。炎炎。奈何。萌
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矣也。事之適亂如。

李見羅曰此下連引事實來証經毫不放一步

霍渭先曰周行人字上下之分至平爭堂名此

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然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熈然。」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喻焉。古者周禮，天子并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闚晉文公率師討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

唐亦曰史氏無益地之說

鄭東郭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而用之此而可請不可請

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也。也繁縷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卒，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以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縷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

王槐野曰此計
刊目也耳必子
晉後不爲也

王鳳洲曰數句
便得人心服

人而國從之國公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
邑必予治宣父於是齊人攻魯過宣父始父老
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文傳郭者
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必子弗聽俄而麥
畢還乎齊寇幸孫聞之怒使人譟必子曰豈不
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
聞或以告而天子弗聽必子蹴然曰今年無麥
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
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

其創必數年不息乎孫聞之慙曰使亢可入吾
豈忍見必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田也蚤其除亂
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徐匡岳曰凡事皆始於微而成於著故曰福
生有基禍生有胎此篇只諷文帝再患於未
形制亂於未兆與疑服篇相表裏
張之象曰名義正大筆力遒勁令僭擬者心
寒膽慄

夫制刻
 刻之刻日
 凡制刻
 坐亦其
 合到
 指也
 豈不
 其

瑰瑋

金門子

盧勤山曰瑰瑋二字妙

錢鶴灘曰起分二柱下方開說

善風阿曰自古及今莫不如此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避縣綱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綱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

舒國哀曰見上
當立法制以禁
之

樓迂郭曰筆端
寫山風俗後奢
喻制必云于窮
則儉寒

作之費日挾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
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未予民
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
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
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
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
而上非有制度也今唯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
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
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

馮汝迪曰懇切
詳至而民情世
變無不周

倫曰山曰商販
無制則農業少
而遊食多歐而
歸之農便各安
性勸業自然奇
巧末技不作此
百代不易之法

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號民民必煖而有
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
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
蓄積少矣卽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
焉今歐民而歸之農皆着於本則天下各食於
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
而無懸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
樂其所矣故其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飭
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

鄒東齊曰法者治之具治具一定僭過侈靡自華而不化矣

何戲圖曰愚字應前有闕闕

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辯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過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奸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愈不惟縣綱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竝起罪人蓄積無

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王子充曰文帝時海內殷富家給人足風俗侈靡相尚此篇亦救時急務也

王鳳洲曰此段議論已詳于政事疏此重言之意到筆隨不覺其詞之刺刺也

○○三表五餌

金門子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率
 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
 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乞禮妨害帝義甚
 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
 以耀蟬之術振之為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
 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陛下肯聽其事計
 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
 吒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眾為漢臣

諸子彙編

卷十四

金門子

三表五餌

四

蔡惠習治安
 策云匈奴之眾
 不過漢一大縣
 以天千之大因
 千一縣之眾陛
 下何不試以臣
 為屬國之官以
 幸匈奴行臣之
 計諸必係單千
 之頭而制其命

愚以雖廷而

楊升菴曰此言
何於旁于倉卒
不支勢難為力
暗然無維處置
之計

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
延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竊之
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民天下之兵
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
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
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義渠東胡諸國又
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
厚贊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定急數十萬之
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

黃廷臣曰設問
設對後人奏疏
少此體

姜鳳阿曰引湯
與舜見王者當
修德以懷四夷
是下面三表五
餌語頭

則難為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
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度時為寇盜撓邊境擾中
國數行不義為我狡獪為此奈何對曰臣聞疆
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
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
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
人迹之所及莫不為畜又且孰敢忤然不承帝
意陛下為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
民則下匈奴猶振橋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得

顧迴瀾曰匈奴
篤義實生欲結
之以信愛和好
三表不知夷狄
不可以信服不
可以爰結不可
以和好久賈生
其論雄其術迂

此其久陛下官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論天
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通言耳必
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肯其信陛下已諾
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
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論矣所孤莫
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論陛下之愛匈奴
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爲見愛
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還設慈母也若此則愛論
矣二表臣又且論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

王平元曰前戰
義戰德欲以厚
德服懷四夷是
矣但五餌之策
機械變詐是戰
義耶戰德耶

其校之所長與其所工二可以當天子之意若
此則好論矣三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
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
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
均則國寡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踴之
駁驟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詔
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國有
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
必衣文錦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

王宗實曰是後
衣服車騎乘馬
以懷其目

王宗實曰是後
肥甘五味以餌
其口

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
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
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爲吾至亦
可以得此將以壞其且一解匈奴之使至者有
太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
飯物故四五盛美馐臠炙肉具醯醢方數尺於
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數在旁得賜者
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
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

王宗實曰是後
音樂以懷其心

垂洟而相告人徐憚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
將以壞其且一解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
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
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
者二三十人或薄或袞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
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
者蹈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爲戎
樂攜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
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

王實曰此敘
堂幸供御以餌
其腹

者見之者希肝相告人人恆恆唯恐其後來至
也將以此壞其耳三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
若所以約至也陛下必有所富必令北有
高堂邃宇善厨處大困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
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
使上幸令官助之其假之樂令其居處樂虞困
京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少其單于或時時賜此
而爲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恆恆惟恐
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餌於來降者上

王實曰此龍
藏其心
藏其心

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故大人
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
必召幸大數十人爲之繡衣好閑且出則從則
更侍上卽饗胡人也大穀抵也客胡使也力士
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
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
之爲間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卽
幸拊胡嬰兒儔適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
出好衣閑且自爲輦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

三表五餌
在臣

三表五餌
此又
三表五餌之
對立法設制以
防其僭勢馴其
剛悍稟作曲盡

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
前今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肝而
欲人人吸吸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
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
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抐也此謂五餌
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
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
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稟觀其限窺
其謀中外符節適構拘也夫或人且安得次悍

黃東發曰此下
單于慕義思歸
之狀寫其道清
極善休斯

饒本齋曰唐太
宗幸降胡人朝
者自誇盛治然
匈奴突厥終為
國患

若此故三表已論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
相疑矣使卑于寢不聊寐飯失其口揮劍挾弓
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為盡仇也彼其羣
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此
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狼也其南面
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將吏
猶噩迂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
俾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
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畧且

秦鳳阿曰通市之法代多行之然非長策

林茂貞曰通市五相交易小人射利行險不務自強至飯羹飲酒以亡之此策甚疎

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臠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着於長城下矣是王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饑飯羹啗臠肉暉漭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財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十人至者顯其二

顧通瀾曰德勝應上此下又奮一段議論

鄒汝愚曰此計費之所出不必取之御府而用可足

羅景翰曰二族將失其罪也最爲害去之誠爲國慮

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爲之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竅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宗也上法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

趙後谷曰開闢
有法

休人。民憲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
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
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愾渠頗率天子之
民。以不聽天子。則愾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為懷
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休人之民哉。二族即蒙
順王命而櫛之于化外
不隸民籍示非俗類者

袁元峰曰。論者謂賈生三表五餌之策。文帝
未必能行。予以此篇規模大畧。儘有意見。後

之論。邊多有倣。而行之其效。隨施輒驗。觀者
豈可以未竟於公行而迂之。

顧本齋曰。三表五餌。是賈生用意規畫極力
摹寫。以欣動天子之意。亦極纖極密矣。

卷之四 三十一

蘇子瞻曰獄與從去實從從予耶蘇子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義則流而勿忍先入以崖喻疑獄思厚仁愛溢于

○○○連語 金門子

梁嘗有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更以布衣而富伴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

蘇子瞻曰 卷之四 金門子 連語 三十一

論白山曰上引
系王疑獄俱是
借詞正引起者
民施政教當厚
之而可

李于麟曰上中
下三停是不
易之論

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
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誼竊觀之牆薄則亟壞
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可
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
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
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
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
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
也夏禹舜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謹兜欲引而

葉與中日堯舜
桀紂齊桓為上
中下品評得倒

錢鶴難曰又列
三品重中主
至比中主似染
練絲自出新意

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
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為惡則行比干龍逢
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
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
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流蟲而不得葬故
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
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
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可憂者
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

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
耳詩曰芄芾樸薪之樛之濟濟辟王左右趨
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練左右
急也

袁元峯曰自首至施政教者原之而可耳當
爲一段竊聞之以下一段上是勉其君以厚
下畜民下是啓其君進賢以充左右俱入佳
境。

金門子

公得顧租霍者傭工爲作也租者借本與人償息也

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

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

也言不雜鉛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也言殺雜

鉛鐵其術精妙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

有起茲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人人皆得鑄錢也各

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

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

林茂貞曰姦民
射利雖嚴盜竊
之法猶相率而
犯之況今之操
造弊之勢則殺
雜爲巧雖日殺
人不能禁也

張元超曰陷阱二字極緊嚴

姜鳳阿曰壹之不可繼之不可此法之兩難處惟收銅歸之于上以爲制之

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尚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若干枚令滿平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或用重錢平稱不受也臣潁曰秦錢鑄半兩漢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英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目也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阿

須不壹之而致

舒國象曰縱之弗阿理之所無故此取只就禁之不得其術爲害愈大申上吏急而壹之之意

顧本齋曰銅使之然句極有力

諸子書

卷十四 諸子 鑄錢

下

庫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鑄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故五穀不多害人休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苛平也忽亡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

趙栗夫曰此詳
收銅之便條陳
七福言中竊

閔仁唐曰邊備
無時不急詎一
計則逐戶何奴
之民方知五餅
亦有厚矣

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
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
承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扶
銅積以御輕重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以術歛之重
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責
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
虛以收奇羨調平也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則官富貴而末民
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何奴逐爭其民則敵必
懷七矣未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布餘則招誘何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

王鳳洲曰收結
一及正有餘

財逐爭其人也棄財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
者可棄之財逐競也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
之

王鳳洲曰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
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制
誼欲收銅不鑄盡歸其銅于上則民無事末
作而盡歸農矣前云事有召禍法有起姦言
民犯法之衆由立法設制之非隱隱歸在上
人身上至中言農事棄捐一段是棄捐農事

采銅鑄錢廢農業而刑戮不止此其害政宜
革不容二日緩者篇中變化甚妙鋪叙七福
雄邁跌宕諄而有體

修政語上

金門子

王槐野曰起引
先王道言有無
限意思

錢鶴灘曰味辨
而美言擇而善
論確而渾深

曾見臺曰以下
修政意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
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
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
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
也少故以是明主之於言也必自也擇之必自
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
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臧是
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

陳后山曰求道
取道致道入道
借道樹道鞋出
許多光景

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
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
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
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
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孫月峰曰前面一段一意一句一義通下散
散說來末以四美反言結之文字有法度有
氣力探玄窺妙出沒變化令人一讀十起

修改語下

金門子

唐中岳田和則
人和也人和則
士心因而士氣
信自然守則固
攻則得戰則勝
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有攻而必
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
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
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
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
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周
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對曰唯疑請
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

漢唐光曰治國之道貴壽在上如人能敬上愛民下自尽忠于此

李性善曰成王以民壽歸之天賜之以民壽歸之

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中敬其士不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兵之事故諸侯

輔東曆曰四段每末句以死生懸屬之而往還如迴旋其見雄奇

不私相攻而民不相私鬪闕不私相怨也故聖王在上佳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夭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

舒國蒙曰民便
四生免于四死
與廢棄邪各得
其會善豈在天
乎

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
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
已得其命矣。故大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
王曰。受命矣。
王鳳洲曰。此篇分三段。首段修政之要在人
和。次段君臣上下各盡其道。第三段四死四
生含規隱諷。婉而不迫。辯而不逞。質而不俚。
真經世之文。

勸學

金門子

宗方城曰孟子
舜爲法于天下
段此却是祖述
來

何嘉泉曰掩鼻
一喻明白痛快
幸方更高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
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
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間。窮巷之知者。
獨行與然。則舜黽勉而加志。我僮慢而弗省耳。
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
掩鼻。嘗試傅白。黥黑。榆流。波雜。芷若。籠蒙。視治
由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
能無怵憚。癢心。三而顛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

錢謙益自意祖
附錄而政局而
左傳鹿詳明

梁元帝曰大禹
苗陰君子乾乾
欲及時也天祿
不聖一句結束

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
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奮冒楚棘
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璽
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
高言若饒十日而得太牢焉是以名達天地行
立後世今夫子之達軼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
逮榮跖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
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
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

有許多乘時意
思在

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論莊子南榮起曰火桑楚
汝思慮營營于是乃羸糧七日七夜見老子請
就入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老子因示以衛生
之經身若槁木心若死灰福亦不至
禍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云云
王鳳洲曰西施一喻隱而切南榮一段令人
有惜時之感而意味尤長此篇二段好一段
文之得機得趣者

文之野無野賦來

官制之過而意和次是此篇一對彼一對

王鳳臨曰西賦一命淵而四南榮一對令人

斷亦不來賦無亦惡亦人災云云
文雖良深辭本心華取風韻亦不至
就人舍各其詞我法其和惡多十四示以商出
或思惠昔昔于具江為辭于日于外思于于
學皆遠之乎天類不重 命全或或或或或或或

本意
本意
本意

大政下

金門子

胡柏泉曰二意
排起作冒頭語
策超卓
妙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
罪者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
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挞拘也

黃廷臣曰五相
照應乃端本澄
源之論

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孤休
鳥也雖久弗得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

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
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
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

諸子叢函

卷十四 金門子 大政下

六七

倫白山曰唐虞夏商周之治皆吏功見于治民者使敷聖不能求治民之吏或以簡泄待之彼亦安能盡心于不明之手哉

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曰未嘗無士也而士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于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

顧迴瀾曰易得難求易致難求上句應上以簡泄得士譬猶以孤休鳥甚得聖王尊賢敬士之旨

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為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為疆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故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

蔡曰石曰國家
最重用人故復
言頗稱無傷乎
聲

祝石林曰以民
之好惡察吏之
賢不肖至言至
言

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肖也失之
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
賢吏賢而民治矣故曰民萌民萌其直言其
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賢一不肖一
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一焉故不肖者得焉
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一焉故一焉
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上察之見歸
而譽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
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

黃旨玄曰漢時
召父杜母是愛
之有歸者

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
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
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
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
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所信○謂正人也○吏○之○賢○不○肖○皆○於○民○故君之信在
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
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始於事父故不
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也事君之道不始於
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

孟子城曰一篇
王意安頓在此

馮汝適曰一意
作為三民而義
理正當

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
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為身故不肖者之為身也
不可以接友慈此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
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
家故不肖者之居家也故不可以居官夫道者
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
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
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
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嗚呼

康對山口光詞
德然

高申玄曰君失
其道則非君失
其道則非吏
人失其事非人
而國不可為矣

人耳人耳諸侯如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謂
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政屬而政有謂
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謂國無
人也何也君之為言也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
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
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為言理也故吏也者
理之所出也上為非而不敢諫下為善而不知
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
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

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
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公也
張東沙曰此篇首詳慈民得士而歸要於君
中投以民之所係甚重當選良吏以治之後
段言吏能則民治察吏於民法無踰此又推
明察吏之賢否宜稽之民末收結以賢不舉
則不肖不去通篇通遞說下一此一閑鑒可
寧勉喻俱歷歷對證之藥

卷之十四終

